

海边的故事



河北人民出版社

海 边 的 故 事

沧州地区文教局创作组编

河 北 人 民 出 版 社

一九七五年·石家庄

封面设计：赵贵德

海 边 的 故 事

沧州地区文教局创作组编

•
河北人民出版社出版
河北人民印刷厂印刷
河北省新华书店发行
•

1975年1月第1版

1975年1月第1次印刷

印数1—250,000

统一书号 10086·337 定价 0.15 元



目 录

小铁锚擒“鲨”	生 季(1)
收蟹的时候	李 子(13)
小收购员	肇 文(26)
打野鸭	辛 华(42)
蛤啦欢儿	新 学(54)
海霞	沈 英(62)



小铁锚擒“鲨”

生 季

鱼汛赶上挡钱水，黑白两潮，正是撩网揽货的好节气。

向阳堡的男女社员，起锚出海，收船降帆，划鱼交货，一天来忙合得好不热闹。就是到了这夜晚，十八的月儿都偏南了，你听，吭唷咳哟的劳动号子伴着歌声笑语，还不时在这渤海滩的渔村响起。

小铁锚又一次拉开电灯，趴在被窝里，嘴巴托在枕头上，两个水灵灵的黑眼珠，滴溜溜地望着小闹表。小闹表上的大花母鸡，头一抬一低，不急不慢地啄米。小铁锚嘴里嘟囔道：你不会啄快点，让那长针多跑几圈！你就不知道俺多着急！他再看看爷爷，睡得正香，还发出甜甜的呼噜声。铁锚可有些着急了，伸手就去推爷爷，手刚伸出去又缩了回来。不行，爷爷劳累了一天，应该叫他多歇一会儿。想到这里，

“咔嚓”把电灯拉灭，他望着玻璃窗外的蓝天银月，白天的事情，一幕幕在脑海里演起了电影……

• 1 •

星期六上午，学校里继续批判林彪效法孔老二鼓吹“克己复礼”的反动纲领。会刚散，铁锚就找海涛、二胖商量：下午劳动课，吃了晌午饭去拾撩网眼，为学大寨多产鱼出一份力量，用抓革命、促生产的实际行动回击林彪、孔老二的反动观点。

日潮已经退去，撩网又敞开了大门。拾鱼的社员收工了，铁锚、海涛和二胖在海滩上跋扎，抠脚窝，摸水洼。正摸着，铁锚脚下一滑溜，踩着一个东西。他扔下手里的鱼兜，两手顺脚抠下去，泥沙贴在他的胸脯上，弄拽了半天，额头上都冒出了汗珠子，猛使劲，“嗖”下子拽出一条一尺多长的大家伙，圆胖圆胖的身子，足有三、四斤重，仔细一看，嘿！是条大红眼鲢！

这下子可把小铁锚他们乐坏了，黑胖黑胖的圆脸蛋，一个个都胀得通红。小铁锚两手掐着大鱼，上下左右前前后后地打量，忽然，他两个黑眼珠一转悠，象发现了什么似地说：“我向你俩提个问题。”

“提吧。”

“鲢鱼钻不钻泥？”

“它又不是泥鳅，钻泥干什么！”海涛不以为然地回答。

“那你说，这条鱼为什么钻到泥下这么深的地方藏起来？”这下子，海涛一时答不上来，抓起了后脑



勺。二胖抢上说：“这是社员逮鱼时，不注意踩下去的。”“那，为什么踩着这么大的鱼觉不出来？”铁锚这一问，二胖也搓起了手心，想了半天想出了答案：“准是鱼多，顾不过来呗。”

“不对，咱们大队批林批孔运动深入开展，咱渔村学大寨的高潮，一浪高一浪，社员们都在为革命多产鱼，怎么会把这么大的鱼丢在泥里？”

“你说的在理，可这条鱼怎么就钻到泥里去了呢？……”海涛、二胖都犯起了琢磨，小铁锚又接下去说：“毛主席教导我们：千万不要忘记阶级斗争。我爷爷也经常告诉咱脑瓜里要有敌情观念。”小铁锚这一提，海涛赞同地说：“很可能有坏人捣鬼。”海涛这一说，二胖两手一拍大腿：“对，昨天早起，我发现了一个情况，独眼鲨在公路边卖鱼了。鱼藏在草袋子里，他见从南边来了一辆大汽车，就把一条鱼的尾巴露在草袋口，那汽车快到跟前了，独眼鲨两手一扎煞，汽车嘎下子停下了。司机从驾驶楼里探出头来问：‘干什么拦汽车？’独眼鲨忙凑上前去，说：‘师傅，买鱼吃吧，红眼大鲢鱼可肥啦。’那司机上下打量了一下独眼鲨，就问：‘你这是给集体卖的？’独眼鲨忙说：‘对对，集体的。’‘那你为什么不交供销社？’独眼鲨又忙说：‘咳，这是集体分到户的，舍不得吃变个钱花，你都要了吧。’那司机摇了摇头，‘笛——笛——’

开着汽车走了。你们猜独眼鲨怎么着，他望着汽车屁股后边的烟，呸了两口唾沫，还骂人家不识抬举。”

“二胖，这是你亲眼见的？”

“嗯。”

“你跟我爷爷说了吗？”

二胖摇了摇头。

“好，快涨潮了，咱们找我爷爷去。”

小铁锚掐着大鲛鱼，二胖、海涛提着鱼兜，刚走出海滩，独眼鲨从村里过来了。三个红小兵一见独眼鲨，小肚子一个个气得鼓绷绷。独眼鲨走到小铁锚跟前，缩短了瘦猴脸，露出一嘴黄牙，笑嘻嘻地说道：

“哎呀！小铁锚你真行，怎么逮这么一条大鱼？”说着把瘦猴脸紧凑到铁锚手前，鼻子尖都快拱着鱼头了，他眼一眨巴，又发了话：“嗨，还是个大红眼鲛哩！”

“这不是逮的，是拾的。”小铁锚回答。

“拾的？我不信。”独眼鲨一摆晃脑袋。

“去，用不着你信。”海涛回了独眼鲨一句。

三个红小兵说罢就走，刚一抬腿，独眼鲨两手一扎煞，忙拦着说：“这鱼，你们怎么处理？”

“你管不着！”二胖顶他一句。

“卖给我吧，我家他三舅来了。”独眼鲨说着，就掏出钱来，一边向小铁锚怀里塞，一边就去摸鱼。小铁锚忙闪开，问道：“慢点！你是真买还是假买？”



“这个还能糊弄人！”

“那你为什么不去供销社买？”

“我这不是去吗，正巧遇上了你们。”

“供销社在村西，你到滩边干什么？”铁锚这一问，独眼鲨鱼被戳了一棍子，愣了一下，很快又递上了词：“我是看看大船回来没有，想买条鲜的。”说到这，他拉长的瘦猴脸，忽然又缩短了半截，奸声贱气地说：“小铁锚，就当你们做件好事，卖给我吧，我不说，你们不讲，算没事，这钱买糖吃，够你们吃一个月的。”

小铁锚脸一沉，喝斥道：“独眼鲨，告诉你，红小兵不是好骗的！”转身又对小伙伴说：“二胖，海涛，咱们走！”独眼鲨闹了个大窝脖，强打精神，笑嘻嘻地说道：“你们这些上学念书的，就是不简单，就凭这，也得劳心者治人，劳力者治于人……”

“你胡说！”三个红小兵一齐怒斥。

“我说的是圣人的话，不，是孔老二说的……”

听到这里，二胖小拳头一挥，大声喝道：“独眼鲨，你再耍鬼花招，再胡说八道放毒，当心！”……

“咔嚓”，小铁锚的电影停了，屋子里一片白亮。原来爷爷起来了，小铁锚看看表，说：“爷爷，才十二点半，离退完潮还有一个钟头呢，你再睡一会儿吧。”

“睡足啦。哎，小铁锚，你这半夜可没听爷爷的

话。”

“爷爷，我睡了。”

“甯，你还骗我，你翻了几次身，拉了几次电灯，看了几次表，我都记着哩。”

“爷爷，我就是遇到事儿沉不住气……”

“没关系，锻炼几次就好了。快起来吧，穿上衣裳，爷爷再给你讲个故事。”

一听说讲故事，小铁锚骨碌一下子坐了起来，紧穿衣裳忙说话：“我喊海涛、二胖去！”

“甯啦，以后你再给他们学说吧。”

“也行，爷爷，你讲个什么故事呢？”小铁锚穿好衣服，系上红领巾。

“我就讲一讲沙仁义吧。”

“独眼鲨他爹？”小铁锚瞪圆了眼睛。

“对，三十年前，人们叫他猴头鲨。他是个大渔霸，水蛇腰，瘦猴子脸，老鼠眼，穿着黑缎子大褂，戴着墨光眼镜。这小子就象那鲨狗子，心头狠毒。”说到这里，爷爷装上一锅子烟，点着吸了一口，“那年也是个春三月挡戥水的时候，我带着你大鹏叔……”

“二胖他爹？”铁锚抢着问。

“对。我俩到海滩拾网眼，风大，水凉，泥沙冷，半天拾不了一棒鱼。老贫渔李老汉见我们冻成那个样子，就故意丢下几条小丁鲛鱼给我们俩。我们俩



提着鱼，刚走出海滩，正碰上猴头鲨，他身边还跟着一条大黑狗。他一见我们提着鱼，一托眼镜吼了起来：‘穷崽子，你们敢偷沙爷的鱼，反了！快给我老老实实地扣在地上！’‘谁偷你家的鱼？我们拾的网眼！’‘好小子，还敢硬嘴，这堡子的一个网花，一片鱼鳞都姓沙，你敢说不是！’说着，他上前一把把大鵬的鱼篮子夺过去扔在地上，大黑狗呼下子窜上去，几口就把鱼吞进肚子里。接着，他又去夺我手里的鱼。我早就憋足了劲，咔嚓一下子，连篮子带鱼向猴头鲨脸上猛力打去，只听他噢的一声怪叫，捂着眼趴在地上打起滚来……”爷爷说到这里，磕了磕烟锅，把烟袋掖在腰带上，站起来说：“从那时起，猴头鲨就变成了独眼鲨。我就逃离这海滩，解放后才回来。后来老独眼鲨死了，他这小子，虽说不瞎，可也是一肚子坏水儿，和老独眼鲨一个模样，大伙就也叫他独眼鲨。”

“噢，我明白了，独眼鲨的外号，还是从他爹那儿继承来的呢！这小子也尽做坏事。”

“对，就说前天早晨独眼鲨卖鱼，他只是为多捞几个钱吗？不，他是在刮邪风，搞破坏。还有，咱们有条渔船弦断网丢，这个案子虽没最后破，可独眼鲨的嫌疑很大。现在，咱们开展批林批孔运动，就是要狠批林彪、孔老二妄想复辟那一套黑货。独眼鲨绝不

会死心，不会停止阴谋活动，他时刻都在想着让地主资产阶级重新上台。只要咱提高警惕，就一定能扼住他的腮帮子。”

“对，爷爷你放心吧，我们一定按你嘱咐的去
做。”

“我再重说一遍：得沉住点气。”

“是！”小铁锚“啪”来了个敬礼，爷爷用手指点了小铁锚眉头一下：“调皮小子。”说罢，爷孙俩笑了一阵子，出了大门向海滩走去。

潮水向大海里撤退，月色洒满海滩。三月的后半夜，海风有点凉嗖嗖的。

独眼鲨早早溜到滩头来，他东张西望，见四下没人，就独自坐在一块石头上。他看着拦下的鱼，骂道：“真他妈的丧气！竟给他们做脸！”他点上烟吧嗒起来，边吸边想。这时他的心思就象大风黑浪，翻滚不停：三十年前，打瞎了我爹的眼，闹平分领头斗争我家。今天，小崽子也来耍弄我。好，咱走着瞧，我斗不过你们，就算我这些年吃屎过来的！想到这里，他吐了口唾沫：弦断网丢那一锅，你没抓住我的手，今天，我划破你们的网，踩下你们的鱼，看你们怎么样！独眼鲨想到这里，长长地出了口气，吐了口烟圈。可他马上又觉得事情并不那么轻松，白天这条鱼，有没有破绽，小铁锚的爷爷知道了会不会怀疑……



还是小心为妙。想到这，他摸了摸裤兜里早已准备好的贝壳刀和卵石子，硬梆梆鼓囊囊。接下去是一支连一支地吸烟。

小铁锚和爷爷来到海滩，二胖、海涛也来了。大伙看着泛浆的鱼群，抑制不住心头的欢喜。

三个小伙伴能参加逮鱼，心里多高兴啊！不一会儿，小铁锚逮住了一条大鱼，那大鱼尾巴直拨甩，小铁锚把它掐到爷爷身边，故意提高了嗓门儿：“爷爷，你不让我们来，嫌我们小，你看，这不逮着啦。”爷爷也有意抬高嗓门儿：“逮着就好！你们能为革命出力气，爷爷支持你们！”爷爷的话刚落，二胖、海涛每人也掐住一条大鱼，高声喊道：“老爷爷，我们也逮着啦！”

“好，好，都是好孩子，快速吧！”爷爷一边说着一边笑。

独眼鲨老鼠眼贼溜溜地转，他一见小铁锚他们来了，心里就有点嘀咕，听到小铁锚和他爷爷的对话，看看社员们的情绪，觉得和往常没有什么不同的地方，心里这才平静了一点。又呆了一会儿，他见别人不注意，就把摁在手下的一条大鱼用脚使劲一踩，心里说：我叫你们学大寨，给我下去吧。随即从裤兜里掏出一个卵石子放在踩鱼的脚印旁。接着用同样的方法踩下去五、六条，他见人们都没发觉，心里暗暗



高兴。

小铁锚、二胖和海涛早就暗暗瞄着独眼鲨的行动。在他踩下第一条鱼的不一会儿，二胖就踩着了一条鱼。他喊道：“一条大的！”铁锚忙向二胖使了个眼色，示意他不要声张。接着轻轻从自己衣兜里拿出一个白贝壳扔在发现鱼的地方，小铁锚办完了这一切，前后也就是一眨眼的工夫。随即小铁锚大声喊：

“二胖，我帮你逮！”两个红小兵一问一答，把独眼鲨提起来的心又按了下去。又过了一会儿，小铁锚也踩着了一条，他没有声张，借月色一看，这儿有一个卵石子，他赶紧拾起来看，一个问号立刻出现在眼前：大潮刚退，这卵石子怎么是干的呢？他正在纳闷，二胖、海涛也发现了石子，每个石子底下，都有一条大鱼。这下子他们都明白了，小胖脸一个个涨得通红：你个坏蛋，你也有记号！

撩网又获得了一个丰收，连银白的月亮都满脸含笑。

只逮了一个多钟头，大筐小篓都装满了鱼，抬的抬，担的担，好不热闹。独眼鲨没有抬筐，也没有搬篓，他和几个社员去撩网门。他一边撩，一边暗自琢磨：如果鱼出得少了，社员们就会怀疑，对！一不做，二不休，给他们把网弄破，就能转移视线……。他趁那几个社员转身撩网的机会，悄悄掏出贝壳刀，



哧喇就是一下子，把网划了个一尺多长的大口子，忙将刀子向裤兜里一放，刚要撩破网，猛然间，一双小手从背后插来，象把小钳子掐住了独眼鲨的手腕子：

“你敢破坏渔网！”独眼鲨死劲挣脱出手，说，“小铁锚，你这是干什么！”这一闹人们呼啦一下子围了过来。小铁锚钢铁一般地说：“我抓反革命！你说，这网是怎么弄破的？”独眼鲨的脸唰地黄了，但又强打精神说：“这是鲨鱼狗子撞的呗！”

“你这个坏蛋，抓住你的胳膊腕子了，还想抵赖！”小铁锚厉声喊。

“小铁锚，你不要因为我没买你偷的鱼就血口喷人……”独眼鲨这一说，二胖可真气急了，“嗖”一个箭步窜上去，抓住独眼鲨，把他拉到一个卵石子跟前：“睁开你的狗眼看看，这是什么？”说罢，他两只手使劲地向泥沙里抠下去，嘴巴和胸脯贴在沙地上，猛使劲，嗖下子拽出一条大鱼来，那大鱼还没有死，尾巴直拨甩。接着，海涛、老爷爷也挖出独眼鲨踩下去的大鱼。海滩上一下子开了锅。

独眼鲨头皮发炸，心里长草，脊梁骨缝里冒凉气，他强做镇静，哭丧着脸说：“治保主任，这鱼我可不知道是咋回事啊！”

老爷爷铁青色的脸上，双眉凝成疙瘩，他看了独眼鲨一眼，喝道：“你装什么蒜，是你踩的！”一句



话，如雷击耳，打得独眼鲨一个仄楞。独眼鲨两腿筛了糠，手悄悄地去摸裤兜，小铁锚手疾眼快，抢上去小手伸进了独眼鲨的裤兜，抓出两个卵石子，还有一把贝壳刀。秘密被揭开了，海滩上吼声怒起：

“把批林批孔的斗争进行到底！”

“严惩反革命分子独眼鲨！”

群情激愤，吼声如雷。

大海开始涨潮了，涛声从远方传来，和滩头大批判的吼声相呼应。这吼声如雷闪火电，振奋着人们的精神，煞灭了敌人的威风。

看，独眼鲨手垂在膝下，头低在小肚子前……

红小兵小铁锚、二胖和海涛，站在贫下中渔当中，被海风吹得微微飘动的红领巾，多么象燃旺的革命火炬呀！银须飘拂的老爷爷，精神抖擞地站在他们身边。



收蟹的时候

李 子

一

吃了午饭，小明一抹嘴，溜下炕就往外跑。

他去干啥呀？别忙，你听我说：小明是渔村小学五年级的学生，今儿个是星期日，上午，他和几个同学写了半天批林批孔的标语；大家商量好，下午给队里拣螃蟹。

这时是三月桃花汛季节，正收石榴黄大螃蟹。石榴黄，那东西又大又肥，大的一个就称一斤。煮熟后吃的时候，你揭开盖子，那鼓溜溜的蟹黄就象石榴籽儿，可香呢！

螃蟹打上来，得分成一、二、三等，才能向水产收购站交售。大的是一等，叫“大蟹”；中的是二等，叫“花蛸”；小的是三等，叫“查蛸”。小明现在就去干这活儿。